

神奇傳真

《金木偶》白翎 / 著



神奇傳真

《金木偶》

白翎 / 著



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金木偶

金木偶

金木偶

金木偶

目
錄

一、金木偶	三
二、狐仙低頭	三四
三、還魂記	六七
四、鬼市	一〇四
五、恩怨分明	一三〇
六、雪地芳魂	一四七
七、大限	一六五
八、艷鬼弄人	一七六

金木偶

李萍在上海滬江大學讀書。

他是個執拗子弟，大學才讀了一年半，就和一個舞女同居了。

這在數十年前的大學生來說，是一件不平凡的事。

他的女友叫陳家瑛，她不是天天到李萍的住處來，只是三五天來一次。

因為她在女子公寓中寄宿，舍監查得很緊，要晚上點過名之後才能溜出來。

今天晚上，李萍等到十點半還不見陳家瑛的影子，他希望她來。

因為李家破產，恐怕不能繼續供他上大學，這件事要和陳家瑛商量一下。

十一點都過了，他很焦急，就踱到後窗口處，平視出去，可以看到公園的景物。

深夜公園中沒有燈光，但他仍然發現，公園中靠近邊沿處的長椅上坐着一個人。

由於這人是背他而坐的，看後影極像陳家瑛，他就下了樓，走向公園。

陳家瑛不大可能深夜坐在公園中，但他希望她來，就找了些她可能來的理由，來滿足自

己的慾望。

比喻說：故意使他焦急；試試他的膽氣，以及作一次愛情測驗等等？

李萍在公園門口望去，這女郎好像根本未動一下，她的身材和髮型，都很像陳家瑛。

「這麼晚了，一個女郎單獨在此，大概是約會等她的愛人吧……？」

就在他想着這問題，進公園旋轉鐵欄門時，再一抬頭，那女郎竟告失蹤。

「怪事！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李萍還走到那女郎剛才坐着的地方看了一下，的確不見了，而且四周任何一個方向，在一分鐘的快跑速度之下，都不可能跑出這距離的。

但是，人是不見了。

「我自己的事都夠傷腦筋的了，又何必去管別人的閒事呢？說不定家瑛現在已經在我門口等着呢？」

他回到住處開了門，家瑛並沒有來。

但是，他突然發現有個極淡極淡的女人影子，總是不離他的身子左右。

也就是說，他走到那兒？這女郎的影子就跟到那兒。

而且這女郎正是剛剛看到坐在公園中椅上那個。

他還感覺，這人影的接近，使他有點料峭寒意。

他坐下來，想平息一下忐忑的心，也想進一步證明是不是真有這麼一個影子存在？

不錯，就算他閉上眼，也能憑感覺，身邊有個女人，甚至現在，她還用一臂勾住了他的脖子。

李萍的膽子不能算小，此刻却像身上澆着冷水，他掙扎着離開坐位，到床上去。

他剛脫了衣服，已觸碰到一個柔軟而不太真實的胴體。

在聽這故事的來說，也許以為有點羅曼蒂克，但當事人却不然，這一點也引不起慾念。夜晚，他渡過一個奇特感受的一夜。

第二天，他邀請陳家瑛到這兒來。

他事先並未告訴她有任何發現？他想試試看，是不是他個人的錯覺所造成的？

陳家瑛進入屋中之後，李萍就去泡茶。

茶未弄好，家瑛却跑到廚房中來了。

「家瑛……。」

「李萍！這兒有個第三者嗎？」

「何以見得？」

「我覺得身邊有個淡淡的影子，不是個女的……。」

「冢瑛！不要說。」

「不要說？」陳冢瑛顯然是誤會了。

「嗯！暫時不談這件事。」

「這是什麼話？你想一箭雙鵰，左擁右抱是不是？」

「冢瑛！妳這是幹什麼？」

「問你自己？」

「哎呀！有事明天再談嘛！」

「我可沒有那種涵養，李萍！你非把話說清楚不可。」

「好吧！」李萍正色說：「冢瑛！妳如果以為我有什麼花樣？只要找出證據，我願意

接受妳的任何處置。」

「好，我去找，我相信家裡還有個女人。」

「去找吧！找到了非但可以處罰我，我還有獎償。」

氣。

陳家瑛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找遍了屋中任何一個角落。

「家瑛！不要找了……。」李萍心事重重地向她打個手勢，家瑛突然脊樑上昇起一股冷

因爲她又看到李萍身旁壁上有個淡淡的女人影子，但在相反方向卻又沒有一個人。

而這女人，還倚在李萍肩上，撥弄着他的頭髮。

陳家瑛本來就醋勁大發，但她看看李萍的表情，她知道錯怪了李萍。

她不知道這是爲什麼？但自李萍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甚至比她更忌憚這件事。

二人上床時，「吡嘰」一聲，床竟塌了。

他們過去在這床上不只三五次，即使是在上面「纏綿絞」也都沒有事。

就在這時，陳家瑛尖叫着奔了出去。

「家瑛……家瑛……。」他追出去時，她已經不見了。

第二天見到家瑛，他本以爲她會罵他，那知她急忙把他拉到一邊：「李萍！你的屋子裡

有鬼！」

「……。」他攤攤手，說：「妳終於諒解我了。」

「我誤會了你。」

「可是昨夜妳沒有給我解釋的機會就跑了……。」

「不，是那個女人揪住我的頭髮拉我出去的。」

「什麼？」李萍頭皮發炸，說：「妳是被拉出去的？」

「不錯，所以到了門外，我雖被放了，却看不到揪我頭髮的人，我掉頭就跑。」

「嗨！這件事很麻煩。」

「是怎麼發生的？好像一週前還沒有。」

「不錯。」李萍說了那夜在公園椅上看到一個像她的女郎之事，大概是引鬼上門了。

「搬……搬家吧！李萍！要不，我是不敢再去了。」

「好吧！我馬上設法。」

×

×

×

他們第二天就搬了家，是在提籃橋附近。

但是，屋子還沒有整好，在他們的感受上，仍有個看不見摸不到的第三者存在着。

陳家瑛怕極，馬上就走了，李萍怒極也駭極罵着：「媽的！妳生前一定是個婊子，要不

爲什麼這麼會經人？難道不會去找別的男人？」

這一切都沒有用，晚上睡覺時，他即使是睡着了，也有一種奇特的感覺，那就是在和女人造愛。

所不同的是，這感覺和陳家瑛造愛時的感受不同。

這是一種精神威脅，能使一個人每分每秒精神緊張。

第二天李萍憔悴地去找陳家瑛。

「李萍！你的氣色好難看，昨天晚上是不是又被整了一夜？」

「那還用說？簡直精神都快崩潰了。」

陳家瑛說：「再搬家。」

「這樣搬來搬去我受不了。」

「你有什麼辦法？」

「我是一籌莫展。」

陳家瑛說：「找個避邪之物鎮一鎮。」

李萍說：「我不大相信這一套。」

「不信也不行，有個鬼魅在你身邊，這箇你不否認吧？」

李萍不能否認，頭上冒着虛汗，他的方寸已亂，加上睡眠不足，眼珠子都紅了。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虧你還是個大男人哪！遇上了就要想辦法解決呀！」

「妳說有什麼辦法對付一個看不見實體，聽不到聲音的東西？」

「聽說過靈媒這一行吧！」

「也就是巫婆對不對？」

「差不多，在中國幹這行的都是女人，所以稱為巫婆，但在外國也有男人幹，所以叫

靈媒。」

「靈媒能驅逐她？」

「我對這箇也知道不多，不過是有病亂求醫罷了！」

「現在似乎只有這條路好走了。」

陳家瑛是舞姐，接觸的份子複雜，她和一個巫婆聯絡上了。

於是下午二人一起去見住在浦東的巫婆。

劉巫婆並不像歐美的女巫那樣，生了個鷹勾鼻，雙目深陷，笑起來像鳥叫。而是一個四十左右，拾掇得很整潔的婦人，說話也客氣。

「關於李先生的事，陳小姐說過，劉婦說：『李先生！我想問您幾個問題。』。」「當然。」

「陳小姐請到外面迴避一下。」

陳家瑛立刻出屋而去。

「李先生！是一個女的？」

「是的。」

「依你估計有多大？」

「這很難估，大約和冢瑛的年紀差不多。」

「你們經常同床？」

「是的。」

「你們一直沒有交談一句話？」

「沒有，但彼此似乎都能體會對方的心意。」

「假如那個東西無意害你，你會不會繼續保持對她的情感？」

「不想。」

劉婦說：「這是一種遊魂，很麻煩，但一般來說，不招惹他們，不會惹火上身。」

「可是我也沒有招惹她。」

「那天晚上，她坐在公園長椅上，而且背向着你，你不該去看她。」

「我以爲是女友陳家瑛呢！」李萍說：「劉女士是說，世界上真有這種不屬於活人，也

不算是死人的『第三種人』存在？」

「有，而且有很多種類。」

「劉女士有沒有辦法驅邪。」

「不要這樣說……。」劉婦面色一整說：「我只能作個中間人，爲你們疏導和解。」

李萍說：「萬一對方面不願罷休呢？」

「那就麻煩，不過，我也許能想點辦法。」劉婦說：「李先生！請先付費。」

「多小？」

「十塊錢。」

李萍也正好帶了十塊，心想，要是少帶了錢，今天還辦不成事呢。

劉婦帶他進入另一間屋子，說也奇怪，這屋中只有一個小香案，案上供着什麼神他也不知道，案前放了個蒲團，但他一進門，就感到一陣陰寒之氣。

好像門裡門外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李先生！請跪下禱告。」

「是……。」

「要虔誠，不要有雜念。」劉婦把蒙在神主上的黃綾拏下來，而且她也在禱告。

「李先生起來。」

李萍站在一邊，劉婦焚香膜拜，跪在案前而且唸唸有詞。

然後她站起來，閉上門窗，熄了屋內的燈，還拉下門窗帷。

只見漆黑的案頭上，香火飛舞流瀉，那是劉婦在作法。

李萍最初心中直冷笑：哼！要錢很大方，張口就是十塊大洋，還不是騙人的玩藝。

那知這時屋內忽然傳來了另一個女子的聲音：「劉菊！妳有什麼事？」

這聲音沙啞、低沉而陰冷。

「勞姑娘的駕，真對不起！愚婦想爲姑娘和李萍先生和解……。」

「妳少管閒事，是他找我的。」

「據李先生說，那天他以爲是他的女友坐在公園中的長椅上，只是過去看了一下。」

李萍全身的血管好像都僵得像水泥管一樣了。

他過去也聽人說過女巫和靈媒的事，却從未想到，人類真能直接和鬼談話。

「妳最好別管我的閒事。」

「是李先生找我，因爲他早已有女友，請姑娘成全。」

「哼……。」

「可否請姑娘告訴芳名和籍貫？也好讓李先生爲您餞行送別！」

「沒有那麼容易。」

「請姑娘開恩。」

停了約二十秒鐘，那陰冷而低沉的聲音又起了：「好吧！我有個條件。」

「請姑娘吩咐。」

「今天晚上，叫李萍帶着洋鎬鐵鍬，在高橋鎮外東方等候，妳也去。」

「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一切到時候再說。」

大約又是二十秒鐘的沉默，劉婦才起身開了燈。

在這沉默的一段時間內，李萍曾未眨一下眼睛，盯住了門窗，以免有人溜出去。

因為到目前為止，他仍以爲是有另一個女人先藏在這屋內，要不爲什麼要熄燈，還要放下窗帷？

但開了燈，李萍心頭大震，劉婦渾身被汗水濕透，面色却十分蒼白。

至於門窗，根本緊閉未動過。

「劉女士！剛才就是那個……。」

「就是她。」

「到現在為止，連妳也不知道她生前的姓名及籍貫吧？」

「不錯，但我以爲今天晚上能問出來。」

「今晚要帶洋鎚和鐵鍬去高橋，要幹什麼？」高橋鎮在上海市東北部，約距十五公里。

「這簡直我也不知道，但能猜出一點。」

「劉女士可否告訴我？」

「反正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李先生！這件事只許你我二人前去，千萬別告訴其他人。」
「當然。」李萍說：「不過我也要事先聲明，犯法的事我不會作。」

×

×

×

李萍只對陳家瑛說了一部份的實情。

晚上要去高橋的事未說。

「李萍！你相信那陰冷的女人是鬼？」

「我本來不願相信的，可是……。」

「會不會有個女人藏在什麼地方？」

「會藏在什麼地方呢？」

「比喻說供案之下，天花板之上等等。」

「第一，那供案上沒有桌巾，一目瞭然，而那房內直接能看到屋樑，沒有天花板。」

「我總以為太玄了些。」

「正因為我也有此同感，才更注意屋內的地磚，那是青磚鋪成的，絕對不會有地窖。」